

從事康復治療師工作到第六年的時候，隨著在醫院裡面康復治療工作的開展，自己已經被越來越多的同事患者所認同，08年已經在自己工作的醫院先後開展了老年康復，兒童康復，神經內、外科康復，骨關節圍手術期康復，康復治療門診服務。在那個康復治療稀缺的年份，找你看病安排康復治療的人絡繹不絕。

救 贖

朱毅 海南医学院

第二附属医院康复治疗科



從 23 歲一個人的在兩間不足 50 平方米的開始康復治療工作，到 27 歲帶著身邊 15 個同事，在幾百平方的康復大廳工作；從整天做卒中康復，發展到為兒童、老年、骨科、神經外科提供康復服務；從蝸居康復科治療室，走到醫院門診大樓為全院患者提供康復門診服務，在那個年代治療師就可以出門診還是很牛的一件事。

或許 27 歲的年輕時光，一切還是那麼幼稚，被人追捧的感覺，對於一個年輕人來說來的太快太強烈。越來越多的達官顯貴約請你做治療，你也開始慢慢的習慣於為他們這個階層服務。走進病房，和以前那些病友嘯寒問暖的交流變得越來越少，對於一些“普通”的病人的關心開始變得越來越少，整個人變得越來越人浮於事。當然你也走到了所謂的上層交際圈。

走在下班的街頭，看著都市的霓虹，一絲絲秋意讓你下意識的拉了一下外套，好久沒有給老爸打電話，撥通電話，問了問老爸的近況，知道都好，內心稍微平靜了一下。記得很多年前作為一個殘疾家庭成長的孩子，在無數次求醫過程中遇到生冷的面孔，自己下定決心，如果我做醫生，一定要做個好醫生，一定要把工作做好，讓每個痛苦中的病人得到最好的最溫暖的關心。可是.....現在的我在做的是這樣嗎？

我迷失了.....

迷失的感覺蔓延在心頭..... 如同回到了那個十一二歲看著萬家燈火卻不知心歸何處的少年。今天你坐在一個非常好的醫院工作，被大家所尊敬，年少得志，家人因此得以照顧。而你做要做僅是這些嗎？你所要服務的患者，還是當年的自己許下的心願嗎？

記得年輕的同事問我，朱老師你為什麼這麼年輕就這麼厲害，我驕傲的告訴他們“技由心生”，因為我我來自殘疾家庭，甚至殘疾家庭的痛苦，所以我特別在乎每一個患者，所以我在做治療可以感受他們的點滴變化，可以和他們融為一體，可以是他們康復之路最好的夥伴，可以為他們提供最真心的治療和鼓勵。但是現在.....我似乎正在和他們陌生起來，我似乎也變成了以往求醫時看到的冷漠的臉。

心冷漠了，手就冷漠，腦就冷漠..... 如何救贖？

5.12 四川地震，電視臺裡連續滾動播放著四川地震的慘烈，房屋轟然倒塌，滿面灰塵人們血跡斑駁，大自然的一次震怒，讓數十萬人一瞬間失去了父母、兒女，失去了自己手腳、失去了自己的生活。全國哀鴻一片，人們第一次意識到所謂的幸福可能在瞬間化為烏有。生命長度或許你並不可以決定，如果你的生命你都不可以決定，那麼人生還有什麼是屬於你的，還有什麼是你看不開，放不下的。或許你在你生命所做應該是你想做的，人生只是一次體驗，你做需要做的就是尊崇自己的內心想法，而不是去複製別人的成功，或許有比吃得好住得好掙得多更加重要的人生感受！

地球好像真的調到了震動模式，青海玉樹、甘肅岷縣，先後都發生了地震。在高海拔地帶、在少數民族棲居地，在黃土高坡之上，質樸的居民承受著流離失所的痛苦，環境的驟然改變，親人的痛苦呻吟成為了揮之不去的夢魘。



內心的中的善良為我指引了方向，去到地震災區，去經歷餘震的威脅，去經歷高原的反應，去解決康復中少數民族，各地區鄉音的語言溝通問題，去瞭解患者的康復要求，去告訴他們康復的意義，去聯繫各方資源讓患者從醫院走得出去，走得回社會。

在地震区域工作，通常有医院内工作和居家访视两个部分组成，一方面为住院的患者提供功能的重建，一方面追踪到家里去看患者回到家庭所面临的困难。以客户为中心的作业治疗是最为被需要的。立体的作业治疗，从精神动力重建，重拾生活信心开始，我们需要做很多的访谈，了解其心结，帮助其解开心结，通过作业活动技巧模式的改变，让患者获得更好的作业活动体验，将作业治疗变成一种良好的情绪建立的方法。使用河川模式分析患者的内心，使用COPM去了解患者的要求，使用PEO去构建环境、人和作业活动最佳的配合，最后进行最有效的赋能。

災區的工作是艱苦的，通過圖片錄影演示讓患者和我們突破語言上的屏障，通過瞭解其宗教信仰，我們尋找僧人給予患者心理慰藉和支持，伴隨著每一次作業嘗試的成功我們和患者共同的歡呼，他們重燃生活信心！通過瞭解其生活需要走山路，需要挖蟲草，需要用水井打水，我做足了作業活動分析，用菜籃裝上石頭模擬打水動作，我們在治療室床上練習匍匐挖蟲草的動作，利用治療區外面的碎石路我們為截止患者提供複雜路況的步行適應。



以下分享一段我們在玉樹地政救援工作中的故事。

藏語裡，“玉樹”意為“王朝遺址”或“部落遺風”，為萬山之宗，百川之祖，相傳為格薩爾王建立的嶺國所在地。這是一個曾經美麗的高原聖地，這裡有藍藍的天空，白白的雲，遼闊的草原，聖潔的雪山，綿綿的佛音和那些虔誠善良的人們，可就是一場夢醒時分的天崩地裂摧毀了一切，當僥倖存活的人拖著血肉模糊的殘肢從廢墟中爬出，不再能看到每日清晨撒向他們的陽光，取而代之的是潰塌的廢墟，淒厲的哭聲，和掩埋在廢墟裡已不動彈的肢體。偉岸粗獷的康巴漢子抱著自己逝去的妻子、溫柔賢良的玉樹婦女摟著過世的孩子，不再有震天動地的康巴舞蹈、驚心動魄的馬術表演，此時聖潔的雪山湖波草地都在為玉樹哭泣。受中國康復醫學會會長勵建安教授委託，我作為康復治療師來到這裡參加救援工作，用自己的綿薄之力，去為苦難的人們輕撫創傷。這裡依舊奇缺醫療及康復隊伍，還有很多傷患帶著外固定支架，用著便盆躺在冰冷的帳篷中面臨即將到來的寒冬。可是由於缺乏必要的康復指導和治療，震後五個月，還有大量的病人臥床在家中，過多的“制動”導致患者肌肉萎縮，關節僵硬，心肺功能下降。地震的損傷並沒有因為時間的過去而撫平，相反，因為康復醫療的跟進不及時，造成原本的肢體損害進一步擴大，導致肢體功能的障礙，而功能障礙再進一步直接影響患者的社會角色和社會活動，本來為人“夫”、為人“父”、為人“子”、為“工作人員”的他們失去了原有的多角色狀態，他們現在只能是個被照顧者，而康復就是為他們將生活重整，功能改善，恢復到原有的社會活動參與中去。

玉樹的重建工作在祖國人民的幫助下如火如荼，這也正如同我們的康復工作，一周我們工作六天，一三五在殘聯的板房裡做康復治療，二四六我們上患者家裡進行家庭康復指導，周天由於重建，現在的玉樹已是漫天灰塵，我們必須把自己“打掃”一下，否則個個都是“灰太狼”了。

這天經殘聯工作人員提供的線索，我們去走訪一位玉樹地震中受傷的小孩子——桑周多傑，他只有兩歲大，受傷的時候只有一歲半。在廢墟裡，在用媽媽的性命換來的一點點空間裡，小桑周苦熬了三天之後才被救出。如此稚嫩的生命卻體現得如此頑強，這也讓他成為全家十一口人裡唯一的倖存者。



這天經殘聯工作人員提供的線索，我們去走訪一位玉樹地震中受傷的小孩子——桑周多傑，他只有兩歲大，受傷的時候只有一歲半。在廢墟裡，在用媽媽的性命換來的一點點空間裡，小桑周苦熬了三天之後才被救出。如此稚嫩的生命卻體現得如此頑強，這也讓他成為全家十一口人裡唯一的倖存者。可以坍塌的屋牆還是重重的壓斷了他的雙腿，嚴重的骨折加上軟組織擠壓傷，導致可憐的孩子經歷了骨折固定、肌肉縫合、創口植皮大大小小五六次手術，堅強的他都挺了過來。當我們看見他的時候，下肢的骨折已經癒合，可是由於嚴重的碾壓傷，軟組織受損嚴重，他的膝關節踝關節活動障礙，不能步行。如果沒有及時好的康復治療，可以預見這個孩子的將來只能在輪椅上度過，可就在這青藏高原找到一條可以使用輪椅的路面有時是那麼不容易。如果一生因為不能步行只能呆在家裡又是如何的不幸！經過創面評估，疤痕評價，肌力和關節活動度的度量，我們為他制訂了康復治療計畫，短期內目標為軟化疤痕，擴大關節活動範圍，增強肌肉力量，長期目標我們設定為恢復獨立步行。小多傑的康復過程是辛苦的也是有趣的。為了給他做疤痕松解，我們使用超

聲波和手法一起松解那些已經粘連成硬團的疤痕塊，有的時候是有一點點痛的，堅強的小多傑總是將他肉乎乎的小拳頭放在嘴裡，不發一聲，好像是擔心自己的表現會影響到我們這些大人的工作，這讓我們也不由敬佩其這個上過多次手術的“老革命”。他的養母說多傑就是在手術後疼痛的時候也很乖，就是哭也是聲音小小的，而且時間不長。多麼勇敢的孩子啊！為了更好的康復，我們選擇設計了一些小遊戲，而這些小遊戲卻可以幫助多傑去加強他的肌肉力量，改善他站立式的平衡。看著多傑在歡笑中一天一天的好起來，我們玉樹康復隊都很開心。在陽光明媚的一個下午，我們的小勇士終於在殘聯的板房裡走出了人生的第一步，雖然不那麼好看，可是就如第一次飛翔的雄鷹，每一次的跌倒將會迎來更加美麗的天空。在我披著潔白的哈達離開玉樹的時候，多傑的養父母帶著多傑來送我，我真的捨不得你，可愛的孩子，好想帶你走。可是我知道，你是高原的格薩爾王，在這裡，在未來你將用你的雙手將玉樹建設的更加美麗富饒！

救贖！有人說朱毅你幫助了很多地震傷患，我說：“不，不是我幫助他們，是他們幫助了我，是他們幫助了找回當年選擇康復工作的初心”。是他們幫助我完成了自我的救贖。

再後來我有隨著香港復康會去了青海互助土族自治縣做些殘疾人康復工作，社區康復人才培養工作。在海南建立“康復治療縱貫線”去培養縣級地區治療師，去為偏遠地區病友提供康復義診。有人問：“朱毅，你為什麼離開南京去了偏遠的海南？”我告訴他們：“正是因為海南偏遠，正是因為它需要發展，如果我的職業生涯可以說明過一個地區的康復發生過改變，那麼我無悔我的選擇。”今天的海南已經一改往日面貌，同事們為著患者獲得最佳康復而奮鬥，建立了以加速康復外科為特色的臨床一體化建設。他們熱心公益樂於付出，他們已成為真正的康復人。



最後向國際助殘，香港復康會在地震傷患恢復工作所
做出的巨大貢獻致以深深敬意！

（朱 毅）